

书香天府 全民阅读 —— 聚焦第31个世界读书日

古读书台 对先贤的纪念与文化的尊崇

据国家地名信息库资料显示,四川多地的名胜古迹与历代文人墨客的读书经历紧密相关,后人往往通过命名“读书台”“读书岩”等来表达对先贤的纪念与对文化的尊崇。

在南充阆中市的“读书岩”(又名状元洞、将相堂),相传北宋陈尧叟兄弟三人在此苦读,最终成就“一门两状元一进士”的人文佳话。该地至今保留着宋神宗题“紫微亭”、司马池题“捧砚亭”以及“教子堂”“出兄弟状元宰相处”“书岩”“将相堂”等名家题刻16处,并有教子图摩崖造像一龛,成为历朝学子向往的文化圣地。

在遂宁射洪市金华镇金华山上,有陈子昂读书台旧址,相传为陈子昂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。读书台坐北朝南,为复四合院不完全对称形布局,14幢古建筑共同组成了中国唯一一处纪念陈子昂的历史遗存。唐大历年间,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曾在读书堂前立旌德碑。宋嘉祐年间,县令庞子明建拾遗亭。明代又增设明远亭、感遇亭。清康熙年间,知县唐麟翔于学堂旧址建一大间方厅,置匾额为古读书台。光绪年间,知县文芳等捐资大修,建成现有规模,此后略有增修,基本保持原状。

类似的历史印记在巴蜀大地随处可见。相传李白少年时曾在绵阳江油市小匡山读书,小匡山又被当地人唤作“读书台”,村以山名,“读书台村”沿用至今;相距不远的盐亭县保留有纪念北宋画家文同的“文同读书台”。眉山市彭山区有相传李白、北宋翰林学士范镇曾留下苦读身影的“李白读书台遗址”和“范镇读书台遗址”。德阳绵竹市为纪念南宋理学家、乡贤张栻,1984年修建了“张栻读书台”;德阳中江县有宋代隐士牟焕藏书的读书岩(又称牟公谷);德阳罗江区的“李调元读书台”,则是清乾隆年间进士李调元幼年读书的地方。“李调元读书台”位于调元镇鹤鸣寺山门内左侧,其右上方建有“李调元吟书亭”,六角攒尖,亭中立有石碑,镌刻着李调元当年在此读书时所作诗句。1995年,鹤鸣寺经修复后正式对外开放;2001年,德阳市人民政府将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些地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坐标,成为当地鼓励后人勤奋学习的劝学地标。

看四川人如何把 读书的热爱藏在地图里 地名里的阅读寻迹

今年4月23日是第31个“世界读书日”,四川省第四届“书香天府·全民阅读”大会暨2026年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启动仪式将于今日在德阳举行。

四川人对读书有多热爱?打开四川省的地图与地名信息库检索,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:不少行政村居民点、历史人物纪念地及自然山水,都不约而同地以“读书”二字命名。从绵阳江油市的“读书台村”到德阳罗江区调元镇的“李调元读书台”,再到广安华蓥的“读书岭”,从名士遗迹到革命先辈故居,这些星罗棋布的地名犹如一份立体的“学霸地图”,客观而生动地记录下了四川地区自古以来热爱读书、尊重读书人的社会风气。



位于绵阳江油市的李白读书台。图据江油发布微信公众号



阆中读书岩。图据四川日报



位于遂宁射洪市金华山的陈子昂读书台。射洪市委宣传部供图

名人故居 赋予深沉的家国意义

除了大儒文豪,部分以“读书”命名的建筑,更是见证了近代四川儿女探求真理、走向新时代的历程。在这里,“读书”被赋予了更深沉的家国意义。

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“朱德读书室”,是朱德1906年就读于顺庆府学堂(现南充二中)时的教室。这间始建于清代的教室至今按原样保存完好,已有百余年历史,并于1983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见证了朱德元帅在此启蒙的岁月。

在成都市温江区柳城街道,一座始建于清代晚期的川西民居同样引人注目。1902年至1906年,我国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、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曾在此读书生活。1938年,当地为纪念王光祈,曾专门将所在的社学巷改名为“光祈巷”。如今,此处被称为“王光祈读书处”的清末民居遗存,不仅具有极高的建筑学研究价值,更成为了当地传承爱国思想与先进文化的教育阵地。



位于德阳市罗江区调元镇鹤鸣寺内的李调元吟书亭。德阳市罗江区委宣传部供图

乡村地名 展现民间朴素的文化信仰

如果说名人遗址是历史的丰碑,那么散落在四川各个偏远村落的“读书”地名,则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对读书的敬意,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最朴素信仰。在大家口耳相传中,万物皆可与“读书”产生联系。

在遂宁大英县铁板桥村,有一个名叫“读书宝”的地方。据当地地名信息记载,该名源于一个略带夸张的民间传说——一名秀才在家读书,北京城都能听到。泸州古蔺县聚贤村的“读书坡”,仅仅因为地势平整“胜似书桌”而得名;内江市市中区的读书台和南充阆中市峰占乡的读书岩,则是因传说中不知名的“张阁老”和“乔阁老”的读书处而得名。南充市营山县太蓬山穿岩洞有一处“天子读书台”,民间传闻与晋代带领流民起义、建立成汉政权的李特、李雄父子有关。

更具时代发展特征的是,广安华蓥市高兴镇的“读书岭”,是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为保障儿童上学,将一处大的旧民宅改建为学校而得名;达州开江县的“读书坝”,则是因为1976年在此开办扫盲班,平坦开阔的坝子上曾传出书声琅琅而沿用此名至今。

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,这些以“读书”命名的地名、建筑表明,尊重知识、敬重读书人的文化基因,早已深深嵌合在了四川人的社会脉络与日常生活之中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